

弱

小

民

族

小

說

選

耍蛇人的女兒

印度 Miriam Khundkar 作
伍實 譯

在一條懶洋洋溷濁流着的河的河岸上，離開最近市鎮二十哩——離開任何地方都二十哩——的所在，攢聚着一堆泥屋子。那些屋子是一點兒也不好看的就是說，它們都不是頂新的，也不是頂乾燥的。裏邊的住戶，看光景也都不見得十分興旺。內中頂大的一座，是硝皮的老頭兒朱泥癩跟他的兄弟租住的。這並不是一樁快活的行業，可是倒也還穩當。頂小的一座裏，則住着哈拉跟她的老祖父，耍蛇的。

一個耍蛇人掙的錢，簡直是靠不住得很，他們倆口子就常得挨餓。哈拉也會耍蛇，耍得跟老爛磨一般好，因而跟着他一村一村的跑。還有一個也跟他們在一塊兒的，蟠在哈拉肚上紮得緊緊的肚兜裏邊——那就是貝拉。平頭，光灼灼的小

眼睛。貝拉的身子不過六吋長，還入不得流，而且據爛磨所說，拿他去哄嚇看客是一點兒沒有用的。起先哈拉找着他，他蟠在一塊石頭上，在太陽裏睡覺，那時候他還剛不過三吋長。自從他也像這麼滿意的繞上她的手指頭那一刻兒起，她就把他當作自己的了。而且她是她所有的唯一的玩意兒，因為在東方，十五歲就要算是成年的女人，而爛磨是早已聽見過有兩個方面要來提婚了。

可是哈拉把那兩個求婚的一向都不放在心上。其中一個是賴大士，她倒覺得他有點兒好玩，爲的他雖不比自己的祖父還要老，却不已跟他一般老了嗎？還有一個是凱登，大家夥兒都怕他氣力大，而且他是一輩子都不清醒的。可是凱登有錢，而在掙扎挨餓了一輩子的爛磨看來，錢就是一個神道。因此，他對於凱登的求婚是屬意的，就把女孩兒罵了一頓，怪她不該丟掉這麼一個能叫他們享福的人。

哈拉的思想却是集中在另外一個地方——就是當河面大大的展開，每天清早

有個漁人在那裏撒網的所在。他是一個無憂無慮的漁人，一邊工作一邊唱，住的是高高跨在河岸上的一座茅房。有永遠不會忘掉的那麼一天，河水漂來了一件掙扎着的東西，漂過了支持他和他的漁網的那面竹筏。於是比目救起了一條性命，並且結成了一個愈過愈深的友誼。在哈拉眼裏，那由兩間屋子構成的茅房，實在是蓋庇着天下最勇敢的一個男子——因為他不曾拚着自己的性命救了她嗎？

當黃色金盞花在小石廟四周盛開的時候，爛磨接受了比目的求婚——可是淡然的。比目不過是個漁人罷了。此後過了一些禮拜，都沒有什麼事情，只不過天氣愈來愈悶熱。大家都在談論旱天要來了。一連幾天，太陽在一個無雲的天上灼爍着。等到旱魃一開頭，那些有能力的都早已在那裏作準備。在朱泥癩的茅房中，一條三吋長的燈草浮在小油缸裏通宵的點着，兄弟倆把最後幾張皮都硝了出來；因為那時正需錢買穀，防備將來穀價漲了買不起。購着好幾塊小地皮的加富兒，早已把那小得怪可憐的白茄子收起來賣掉，因為他心裏明白得很，那是決然

不會長到紫的了。還有一坵小小的褐色馬鈴薯，也急忙將它掘起來賣掉。

總之，大家都在趕忙的工作，只除了爛磨。他將賸下來的幾件銀飾變賣了，買了一點極粗極粗的穀子。但分量是不夠兩個人吃的。他從一村到一村的跋涉着，口裏唱着蛇兒戲的怪聲高調子。可是沒有一個人來聽他，銅子兒仍舊紮在各人的褐瘦身軀上。就連女人也都在田裏工作，兒童們則忙碌着捏砌糞餅，以備將來燒火用。因為不久之後，柴火就要成爲一種得不到的奢侈品了。

經過了三個禮拜的灼熱，最後一點綠色的東西也消失了。爛磨的儲糧還可以再維持三個禮拜。及到一禮拜之後，當河道已經縮成了一條小澗的時候，比目就掛起了他的漁網，到附近的市鎮去了。爛磨本來也可以去的，倘若不是太晚的話；因為他的蛇兩條是死了，兩條是逃了——他有些疑心哈拉可憐它們，故意放它們自己去找吃的，可是他沒有說什麼。那女孩子則已加入別的鄉村兒童的淘伴裏，出發去穿叢林去了，巴望可以碰碰運氣，在那裏找到一些野蕃柘榴，香蕉，

或是波羅蜜等類。珍愛的貝拉也跟她一塊兒走，還是藏在她的肚兜子裏，除開眼睛和那怪壞的平頭頭外，什麼都看不見。每天一次，哈拉供給他一點什麼吃的；她自己雖然不願意拿人家的東西給自己吃，可是要趁沒有人看見的時候，擠一點山羊奶，供給他做嗜愛的飲料。

及到哈拉發見了第一只死了的爪哇雀腳爪朝天的躺在地上，及到她和爛磨已經挨餓了兩晚一天的時候，凱登就露出了他的意思，說要跟哈拉馬上結婚。大概他是一直等到了這個時候的。大概他也知道哈拉恨他——滿村裏都恨的他。不管怎麼樣，爛磨是沒有說什麼，可是哈拉看着老祖父的神氣，就只得哭着應允。爲的比目是走了，誰也不知道他到那裏去；而從村裏跑了出來，就罕見有人回來。於是，結婚的筵席着手準備了，而凱登的喧嚷聲音也就每天可以聽見從爛磨的小屋子裏發出。不止一次，凱登已經用着粗暴的手段去對付村上的孩子們，可是沒有人敢說一句話，因爲他不是那地方的地主和他們住的那些小洞洞的主人。

嗎？他對於哈拉的態度也已改變，一天天的更加粗魯暴躁起來了。有一次，他甚至把她的戲伴貝拉奪了過去，摔到地上，口口聲聲說要弄死他，要不是哈拉手脚靈敏，搶得快，他已當真把他弄死了。但是從此以後，貝拉一聽見凱登的聲音在附近響，眼睛裏就會冒出火星來，嚇嚇的叫聲也明白可以覺察。爛磨看見這小生物的憤怒，就只是笑。「你瞧！他還小得很，身上不會有毒的，」他常要說。

在結婚以前的兩天，凱登喝得酩酊大醉。他站在賣棕櫚酒人所住的棗葉茅房門口大唱其歌，大賭其咒，使得村上一些年紀稍大的女人都只會搖頭，可憐那年青的未來新娘子。現在那河道已經成了一條小澗，周圍幾哩路以內頂深的水池子看起來都像個泥塘，這對於爛磨倒是好的；要不然的話，哈拉也許已把她的恐懼和顫抖都到水裏去埋掉了。可是總算還沒有悲劇發生，而到了第二天的晚快邊，婚禮就舉行了。那天夜裏，新郎醉得一塌糊塗，把時間在打鼾聲中打了過去。哈拉倒也不哭，只躲在一隻角落裏，坐着等天亮，看會有怎樣的事情發生。

第二天的第一道太陽光線帶來了快樂和悲愁。原來她聽見有人叫她的名字，正是比目的聲音，這就把她從愁默了的境狀裏喚醒過來。她走到太陽光裏，聽他說他的故事；原來在外邊，在那大市鎮裏，有好工作在等着，他就是回來帶她到那裏去的，但可惜太遲了。至於怎樣的太遲法，則由凱登（現在已被他們的說話攪醒了的）帶着咀咒和恫嚇告訴了他。哈拉將來是要跟「他」回到鎮上去，或到不論什麼地方去的。

大約因為看見了比目，這才叫凱登暴怒起來，他就衝進了茅房，對那女孩子說她馬上得回到他家裏去。「因為你的破布爛布都預備好了，」他一邊嚷，一邊將堆在一隻角落裏的怪可憐的一小堆東西扔了出去。隨後瞥見了一個土瓶子，裏邊還有晚上留下來的一點兒棕櫚酒，他就提到嘴邊將它喝乾了。

爛磨提高了嗓子，無力地抗議着女孩子不能這麼蠻橫的給帶走，可是馬上被凱登喝開了。哈拉聽見丈夫的粗暴命令，心裏驚嚇，把她的東西一件一件的檢

起來；可是她在檢的當兒，一聲尖利的嚇聲落到凱登的耳朵上。這是貝拉。於是人在人眼裏躍出了一種加倍忿怒的神情。他對着一班吃驚的鄉下人面前，發了一聲野蠻的咆哮，就向貝拉所蜷伏的紅肚兜子伸了手去。隨即起了撕裂的聲音和女孩子的哭聲。比目舉起了一隻雄糾糾的拳頭，可是半中間停住了，六吋長一段被激怒的搖晃的筋肉從哈拉的頸項上豎了起來。一雙小小的眼睛裏冒出了兇燄，那個怪壞的平頭硬挺着，撞擊着——一次，二次，三次。聚攏的一團人裏面發出了一聲喘息：這比蛇兒戲還要好看。凱登的手帶上三個紅點子，無知覺的從身邊掛下去了。二十分鐘之後，他的無知覺的身體也一堆兒的溜到地上了。再二十分鐘之後，那個曾經看見許多人死的村長拉柴克，就蓋了一點鐘之前曾經是凱登的那個人的臉了。

這篇小說譯自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號的 *Living Age*，原文則在同年十月號的加爾各答評論。作者事蹟不詳。

譯者

凱爾凱勃

阿爾及耳·呂海司女士作
茅盾 譯

一

在非斯 (Fes) 古城的高處，他們舉行着古哲愛羅阿利 (Eloulali) 的紀念祭。在那敬獻於這位大哲人的穹廬的四周，從岩石和茄楠香樹的叢雜中，無數的旗在無數的帳篷上飄揚着。黑的，紅的，綠的男人們的包頭和女人們那些白地黑邊的褂子密密地混雜。大羣的人擁擠向神壇進口處，都是要獻禮物給那位古哲。粗重的聲音在唱着「法底哈」 (Fatihah) (註)

(註)這是可蘭經中的一章。

鄰近處一條小河岸頭，幾百隻羊正在那裏被屠宰。變解了的羊體排在蝗豆樹 (Carob-tree) 上，河水都紅了。香料熏炙的煙裊裊從樹下起來。四下裏全是燎

火，音樂聲充滿了空間。歌聲中時時夾着女人們互相招呼的喊叫「噯喂，噯喂！」賣咖啡的人在山石洞裏支起爐子，又裝了木架，擺着他們那些長柄的咖啡壺和小小的車光玻璃杯子。賣熟食的則在地下鋪塊大布，布上高堆着棗子麵包和杏仁饅兒。在一道泉水四周，騎手們正在那裏紮扮着，準備在神前獻技。

進香的人越來越多了。新的兄弟部落也到了，爬着山路，走在前頭的是吹笛子的樂人，擗旗的人，以及擗着多色的燭台的男子，這些燈台是要擺在神座前的。

和這一切一同的，還有酷虐的七月熱，以及闊大的摩洛哥天空的眩眼的光明。

離開非斯不多幾里路，聳立着哈菲特酋長的禁宮。這位酋長的後宮婦女也在準備着參加那紀念祭。在精工細鏤的門前，馱着絲織臥褥，羊毛大褂。以及鑲嵌羅甸的木箱子的騾子早已站在那裏等候着哈菲特的諸位夫人妝扮舒齊上路。主子

哈菲特本人站在門口，穿一件白色大褂，腳上是一雙黃色皮拖鞋。他用了粗暴的口吻在吩咐他的僕人。他是一個標準的摩羅人，他那高而瘦的身材，他那少肉露骨的臉，都表明了他的暴躁易怒。

每逢他發命令的時候，他的絡腮鬍子就有點顫抖，雖然只是輕輕的抖動。單是他那一雙銳目中間的勾鼻子，——這是按照他的土風擦色擦得極濃的，也已經把他的一切自私專制狡猾和執拗——一切他這一族人的特性表露得明明白白了。他的話，必須完全遵守，猶如駱駝服從趕駱駝人的刺棍，因為他是主子。

這當兒，他踱來踱去，很有心事，而且甚至比平常更見神經過敏，把全部的行裝檢驗過以後，——很仔細地檢查着那一個個的包裹箱籠，看過那細紮的繩子都緊緊地縛着牲口的肚皮，把他的底下人們粗暴地呼來喝去一陣子以後，他就跑回屋子裏來。

他經過了崇峻的夾弄，弄裏黑得幾乎看不見；他穿過了細石鑲砌的院子，這

裏裝飾着白紋紅地的雲石的貯水器。這裏還有走廊，全是絞扭形的柱子和桂皮的精工浮彫。確是一座宮，充滿着珍貴的東西而且和一口井一樣的陰冷。

他在一對巨大的門前站住了，這門兩扇全開着，可是整個門框遮着一張厚重的絲絨門帷。他側耳聽，並且屏住了呼吸，想要聽出門裏的動作。當他嗅得了麝香和琥珀的味兒撲鼻而來，他就氣得臉色也轉白。略一遲疑，他到底決定了主意，手抖抖地挑開門帷，就走進了凱爾凱勃的房間，連拖鞋也沒脫。

凱爾凱勃正靠着一個紅緞子的蒲團坐着，在那鋪陳得華麗的房間的暗淡光綫中。她是他的寵姬，一個漂亮的可憐蟲，淡棕色的皮膚，大而黑的眼睛，薄薄的鼻子，也搽着濃色，兩片貪慾的嘴唇，爲的呼吸急促，常常半開。在她膝頭上，她摟着一口小箱子，裏邊裝滿着一瓶一瓶的香水，香膏，和香粉，——這口箱子上的繁雜的彫刻一定得化那邊鎮上住在小巷裏的一個手藝人好幾年的工夫的。她正在把嘴唇化妝到最後一步，正當曙光漏下天空那時候，哈菲特出現在她面前

了。她給他一個歡迎的微笑，露出她的利齒，像石榴綻開露出了石榴子。於是不再理睬她的主公了，她繼續在一面金柄的浮凸着銀花的手鏡裏顧盼着自己的嬌姿。

「啊，主公，是動身的時候了麼？」她問。

主公哈菲特炯炯的眼光釘住了她的面孔，但沒有回答她那問句的表情。

似乎凱爾凱勃也不把主公的沉默當一回事。她從她的小箱子裏拏出一個珠寶的帽箍兒，就按在她頭髮上，那頭髮是用了茴香油梳得光光的。然後她又最後一次的顧影自憐，微笑着站了起來。她打扮舒齊了。她那年青而壯健的身體的曲綫在她的白長袍底下襯凸出來，這長袍就用一根繡花的黑綢腰帶束住，帶上扣着一個大的碧玉釦子。

於是那位主公走近她身邊，抑制着心頭的慾念，炯炯地釘住了她的眼睛睜着，他說：

「呵，凱爾凱勃，記好要聽我的話啊。你是要參加祭典去了——神保佑我們

罷——你無非唱歌讚頌那先哲，把你的禮物獻上去就得了。……」

「而且也爲了我自己的快樂，稍稍玩一下。」她插嘴說，像一個驕縱慣了的孩子們的把嘴脣一撇，這個，她很知道，會加添了她的狡媚。

那摩羅人抓住了她的手腕。

「是啊，」他說，「可是你答應我，不跳舞！」

他知道她是多麼渴想跳舞的，這個山地民族的女兒；而且他早就決不定要不要她來參加那祭典。他被嫉妬心苦惱着。唉！——他想到，在那些跳舞中，她勾引得人家失魂落魄啊，當她爲歌聲所魅惑的當兒，她的眼睛是醉迷迷水汪汪的；她的柔軟的肢體和胸脯是抖顫着的，她的臉上一股誘惑的春色！他第一次遇見她的時候就是這麼個神情，那是在一個祭典的晚上，在舍部(Solau)河岸相近的一個廟裏。她在團團一圈人的中央，月光下跳舞着，團團的一圈人瞧住她，都被她引誘得什麼似的。就是這麼着，她迷住了他的心他的意識，而現在，他就不願意既

是他的房裏人的她再跳舞給別人看。

聽了那粗暴的命令，這個寵慣了的女人就表示着反抗了。她想要洒脫她那主公抓住她的一只手，但是不過使他更加抓得緊些。

「發誓，凱爾凱勃，發誓你不跳舞！」他說。

他咬緊着牙齒，定定地釘住了她的眼睛看。

凱爾凱勃別轉臉去，鬆下了她的掙扎，還是不肯說。

她這頑強和侮人的反抗多麼激怒了他呵！這是第一次，他在女人身上碰到這樣的行爲。他禁宮中其餘的八個女人都是和奴隸一般順從他的，都是百般趨奉，拍得上他的馬屁算是快活，用金牙籤給他剔牙，用茉莉花瓣裝在他用的枕頭裏，或是晚上輕輕搔着他的腳底給他催眠。只有凱爾凱勃她還像她生長之地的山一樣的不馴順。而她這桀傲的脾氣，正和他的暴烈性子旗鼓相當，甚至於在兩情綢繆的時候也會因她的不聽擺弄而惹得他大生其氣。

「凱爾凱勃，」他再說一遍，「發個誓，你不去跳舞！」

主公哈菲特盛怒之下就更用力地抓住她的細嫩的手腕。一支鑽石的手鐲脫了筭，掉在地下。凱爾凱勃臉色轉白，屈了一膝蹲下去了。

「起誓」他再一次說，「不呵，我不管神會不會因此責罰我，我要不許你去。」

凱爾凱勃比他沒有抓痛她的時候更強硬，她好像一定不肯答應他的要求了。

「起誓哪！」那主公咆哮着，他的忍耐已經到了盡頭了。

“*Neu! neu!*”（我起誓——）她說。口裏說，心裏却已經宣告這誓無效，而她這鬼把戲，他從她的眼光中也看出來了。

然而主公哈菲特到底放鬆了他那抓破了她的手腕的那隻瘦手。他將他的女人揪在蒲團上，於是威風凜凜的走了，可是他的臉色是慘白的。

「唉！」他說，「要不是禁你在家裏不許你去拈香會招神怒，那你不許去